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四十三  
至四十五

13  
849  
304





849  
30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三

不諂

夫人者最萬物之靈諛者居五行之一故行諛者必  
克已恕物急病讓夷固其窮不可以利誘守其節不  
可以兵劫如斯而已矣乃有反道敗德壞法亂紀傾  
險其行邪僻其心遺骨肉之親棄故舊之好背乎僚



友之惠忘其所事之恩因利乘便竊發構難或肆其慘毒或寘諸刑辟或縱行離間之術或靡顧翻覆之迹擁已自恣蹈害無悔歷代之下比比而有故古人有言曰不恥不仁不畏不該其斯人之謂乎

子伯季子衛大夫也魯哀公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

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

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

而行載其母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禘於西圃使副車還

取廟王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

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禘曰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禘者許公

為反禘孔悝怪載禘者又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

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為得

禘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

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

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

攻齊大破之

漢韓信既徙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昧昧音莫曷

反家在伊廬東海胸南有此邑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



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行音下有變告信欲反凡言變告者謂書聞聞於天子

帝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

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度音大欲謁帝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

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

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

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械信至

雒陽赦以為淮陰侯

樓護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

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

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

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舉

名而捕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莽分三輔

之也後承烈以護置前輝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

後漢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囂季父崔素豪俠

能得眾聞更始立王莽兵連敗遂聚眾數千人乃與

兄義反上邽人楊廣等共推囂為上將軍崔為白虎

將軍義為左將軍更始二年徵囂與崔及義至長安

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



叛歸囂懼并禍卽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  
以為御史大夫

子密者彭寵之蒼頭也彭寵反自立為燕王建武五

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子密等三人因寵臥

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

命敎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

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寵急呼曰趣為寵寵謂

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爾解

我縛當以女妹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

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救金玉衣

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

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於後蘭

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卽斬寵及妻頭

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王簿大見親待靈帝

晏駕原將兵詣雒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

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

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



魏令狐愚為兗州刺史與王陵謀立楚王彪時楊康單固皆豫之及愚先卒康乃發其事於司馬宣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囚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於地下也

王陵坐楚王事司馬宣王誅之其子明山走向太原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

蜀許邵為郡功曹先是從兄靖與邵俱知名有人倫盛名私情不叶邵排擯靖不得齒敘

吳笮融所為徐州牧陶謙督運及曹公攻陶謙徐士

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

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

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畧因載而去

媯覽戴員皆吳郡太守盛憲孝廉也大帝殺憲覽員

亡匿曰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

負為郡丞及翊為左右邊洪所害孫河

河字伯海本姓俞孫策賜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

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爾討虜

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

令任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



殺覽員

吳歷曰：馮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劫所困，嘗欲叛逆，因吳王出征，遂其奸計也。

晉王如京兆人也。遇亂流移，至宛潛結諸無賴少年，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軍既敗，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虍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其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嘗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閒宴請舞劍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為竟陵太守，先是胡元聚眾竟陵，自號楚公。曾為太守，曾既殺元，并其眾，自稱南中郎將。前秦張猗為王亮功，曹亮固守博陵，亮糧竭，矢盡，倚踰城聚眾，應麟亮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悖之甚！卿兄在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



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  
 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  
 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  
 哉既而城陷亮及固安侯苻璽並為麟所殺  
 苻師好者纂之弟也苻登之討姚萇使蘭犢率眾數  
 萬自潁陽人子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好勸  
 其兄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絕之  
 皆為姚萇所敗

南齊劉祥初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勅為廣  
 州卒官祥就勅妻求還資事開朝廷

齊人姓周

文不書名

陸超之門生也超之預晉安王議徐

玄慶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周謂殺超之  
 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玄慶  
 嘉其節厚備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正壓其  
 頭折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于琳之為晉安王子懋中兵參軍即子懋之母阮  
 產弟也子懋鎮潯陽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  
 赴難母阮在都遺書欲密迎正阮阮報琳之為計琳  
 之弟瑤之馳告高宗高宗遣王廣之裴叔業與瑤之  
 先襲潯陽琳之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



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而使入害之

梁羊鴟爲侯景庫真都督景以其妹爲小妻及景敗鴟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鴟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人驚聞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鴟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鴟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

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鴟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鴟以楸入刺殺之

後魏崔鍾爲金紫光祿大夫兄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裔辭訴累歲人士嫉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崔僧淵原妻房氏生二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從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伯龍伯螭伯蚪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



于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  
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驥  
雖在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伯龍性剛躁父亡後  
與兄伯麟訟競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

崔模初事慕容氏後爲宋滎陽太守太武神廡中滑  
臺平模歸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  
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  
貨物間託關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  
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  
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

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  
我乃授以申謨謨宋東郡太守與朱修之守滑臺神  
廡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  
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

崔攸之者道固之兄也道固父輯爲太山太守道固  
賤出適母生攸之日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  
姿識如此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  
之彌薄畧無兄弟之禮時宋孝武帝爲徐兗二州刺  
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往南旣  
至彭城帝以爲從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帝謂



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廢便相陵侮可爲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宋文帝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宐答拜諸客皆歎美固母子賤其諸兄

穆壽太武時與崔浩等輔政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共食而令諸父食餼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

王建爲左大夫建兄迴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

李寶涼王嵩孫也太武討沮渠無諱寶奉表歸誠累遷鎮北將軍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寶子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恭功之服殆無慘容至於倉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陸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



不誌  
如冲遂左右申助之繇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  
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寇彌爲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孝莊永安末徽  
避爾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  
論深責之

盧度世者散騎嘗侍玄之子也玄有五子嫡唯度世  
餘淵敏昶尚皆別生及度世爲中書學生以崔浩事  
難其庶兄弟嘗欲危害之度世嘗深忿恨及度世有  
子每誠約令絕妾孽不得使長後患至淵兄弟婢賤  
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

張彝爲光祿大夫旣貴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  
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李靜齊州刺史元護之弟也爲前將軍性甚貪忌兇  
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

斛斯椿爲車騎將軍嘗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椿與  
爾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土次楊平會爾朱兆  
與度律等相疑遁還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  
於韓陵椿與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報爾朱我等  
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  
入北中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



率數百騎襲爾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  
人雒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  
與爾朱約爲兄今何忍懸其頭於門樹寧不愧負天  
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於齊獻武王  
馮穆爲員外通直散騎嘗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  
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  
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丞東平王康所劾  
裴茂伯爲廣平王文學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茂  
伯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

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  
後得劉氏劉芳從妹也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爲兩  
宅別居偏厚劉子繇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  
子往來如讎及蒞西州以劉自隨

高遵字世禮渤海菑人父濟陰太守遵賤出其兄矯  
等嘗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爲立忠將軍齊  
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  
爲中書侍郎弟次文雖無官位而貲產巨萬遵每責  
其失而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及時論責之

北齊陳元康爲高祖相府功曹參軍時魏尚書僕射



范陽盧道處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没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

薛琬爲尙書僕射久在省闈開明簿領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魏東平王元康妾張氏姪逸放恣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咸共謗之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怨家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佐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家放免

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一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諸與粲俱入國粲富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畧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李訢獻文帝時爲湘州刺史以貪黷被告尙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及訢就劾有司諷訢告敷隱罪可得自全又趙郡范滂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有司百鞭髡刑配爲廝役後訢爲太倉



尚書亦信任標腹心之事皆以告之標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及明太后臨朝標知后忿訢又知內外疾之會鎮南人告訢外叛乃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標證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名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標曰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標今敢不忍於公平遂見誅楊寬邯鄲人也楊愔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寬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歿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湘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嗟念付長史

慕容白澤禁止焉

元景安永之子也永兄杜襲爵陳留王杜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繇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第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



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  
刺史

後周司馬消難高祖時爲大將軍性貪淫輕於去就  
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  
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之赴邳州留  
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  
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  
母子因此獲免

隋李安字玄德高祖相周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  
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  
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隨之則  
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  
也其可肯之遂陰白之及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  
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  
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熒惑覆宗絕嗣  
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  
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  
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璋正身高祖亦爲安  
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唐邴元真李密爲右長史高祖武德元年密將入雒



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王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雒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以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鄧曉武德初為李軌尚書左丞使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曰汝委質於人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曉無以對

丘行恭為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為法司所劾除名

趙履溫為易州刺史履溫即侍中桓彥範妻兄也彥範誅張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謀其事於是召拜司農少卿履溫德之遂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為時論所譏焉

房孺復太尉瑄之子為浙西從事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亟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蓐未三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少年有浮名而姦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

韓畢尚書右丞臯之從弟也臯恃前輩頗以簡倨自



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畢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岳鄂斬沔等州觀察使

梁未瑾爲兗州節度使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瑾掘塹柵以環之朱瑄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爲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川刺史瓊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徇於城下謂瑾曰卿兄已改早宐效順瑾僞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貫骨肉盡布腹心

也太祖遣瓊與客將劉捍取符印瑾單馬立于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款卽令瓊往瑾先令驍果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祖乃班師

王珂河中人父重榮河中節度使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爲部將嘗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留後時重盈子琪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繇是爭爲蒲帥瑤琪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



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於太原李克用爲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既而琪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奏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觀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琪瑤琪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琪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於渭北昭宗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於陝焉

馬希聲湖南節度楚王殷之次子也殷初薨長子希振次當嗣立時希聲以先爲副使方握權私遣其大將歐弘練矯父命請立爲帥乃自稱留後

後唐劉守文爲滄州節度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爲其弟守光敗於蘇州之雞蘇守文爲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輦幽府積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爲幽帥四仁恭于大安別室守文素蓄奸謀志大才短利燕薊之土疆乃令子延祐質於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爲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舉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運滄景芻粟海船而下以給軍費及大戰守光之



兵敗也守文詐慈單馬立于陣場泣諭於衆曰勿殺  
吾弟爲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  
光復繫兄於別室援以叢棘滄州兵敗守光乃進攻  
滄州滄州賔佐孫鶴呂充以推守文之子延祚爲滄  
州帥守光攜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人餓  
殍軍士食人百姓食墻土驢馬相遇食其鬃士人出  
入多爲強者屠殺呂充率城中飢羸丁口以麩麩飼  
之團爲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酷之狀遠古未聞  
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爲滄帥大  
將張邁進佐之守光旣得志父兄雖結託於我而以

狀告梁祖曰臣守光謬叨戎寄向受國恩旣有血誠  
合宐披訴伏自陛下初登寶位纔建皇基四方尙擾  
於干戈諸道未賓於聲教唯臣不勞兵刃不俟詔書  
便貢表章率先歸款致令河北一面晏然無虞其後  
又以河東結構邠岐朋附淮蜀久稽天討屢軫宸襟  
臣又密設機謀指揮夏侯敬受已下令翻賊寨遣向  
朝廷鑾輿纔至於陝郊兵騎悉歸於行在使兇渠北  
遁致翠輦東歸獲立微勞稍寬聖慮其於向國祖竭  
丹誠昨者兄守文遠於明時擅興兵革堅貯吞并之  
志全無友愛之情誑惑宸聰卽言迎侍勾牽戎虜元



逞他圖兄之行藏臣實所諳悉當於此際備見狡謀必知要當道之士疆爲朝廷之患害累會申奏莫不丁寧今者旣破賊軍足以細驗前事昨於陣上所殺契丹兵馬絕多及寨內收得契丹與往來文字不少今又捉得自來與臣兄謀事人道士褚玄嗣學院使鄭緒等皆言兄本計謀極大妄動絕深不唯窺取其一方便實亦將圖於大事苟非臣親當戰陣手執干戈大掃羣兇生擒戎首則滄州得志蕃衆轉征合勢連衡爲患非細固不是臣自矜小捷妄有飾詞其褚方嗣等分析文狀謹同封進其褚玄嗣文狀多述守

結構說誘幽州將士及會契丹窺筭幽州城池皆是自相魚肉又言如守文得志必謀亂中原以迎侍爲名實欲并吞燕薊又滄州鼓角門東有誓衆碑一所其辭願破梁國却興唐朝及見幽州歸向朝廷遂拆却碑樓其碑坑於樓下文字見在又守文所遣男延祚人質不是親兒又守文令褚玄嗣將琉璃水精金銀等器錦綵與契丹將領約取幽州後別圖富貴其契丹少君遂差使還書願與守文勅命守文乃言得契丹下大夫所贊也梁祖覽之大噉守光復置書於莊宗言同破僞梁事



李小喜幽帥劉守光之愛將雖守光兇淫出於天性  
 然而稔惡侈毒多為小喜贊成燕城將破前一日踰  
 垣請罪莊宗宥之至守光之將伏饋泣而訴曰臣死  
 無恨教臣為惡不早歸向者繇小喜熒惑故也罪人  
 不死臣必訴於地下急召小喜至小喜瞋目睨守光  
 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小喜教耶守光大慙帝怒  
 其失舊君之節即命斬之  
 王緘先事幽州劉仁恭後歸莊宗及從征幽州既獲  
 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既起草無  
 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

張文禮考鎮州之大將大為趙王王鎔倚任文禮見  
 鎔之政荒僻嘗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惡言聞  
 者莫不寒心唯鎔待之如初畧無猜間及獻言者漸  
 為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為防城使自此  
 專其間隙及鎔殺李弘規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  
 偏戾未識人間情偽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  
 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  
 弘規李藹持權使事樹立兄弟子姪及諸親舊分董  
 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弘規  
 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



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奸詞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曹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國爲家不忍一朝併膏鋒刃我若不卽殺汝則得罪於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事旣如斯其將奈何衆軍感泣是夜作亂殺王錡父子舉族灰滅唯留王昭祚妻朱氏以通汴人尋間道告曰王氏喪於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爲留後於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旄節亦奉牋勸進上含容之可其請文禮比廝役小人偶居重任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賊殺不辜莫可勝載自度罪逆難

容尙慮王師問罪奸心百變或陳情梁汴託援契丹多脩絹書藏於蠟彈塞上烽鋪黃河渡口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繇是愈切慙恐先是腹上患疽醫藥無効聞史建塘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秘喪軍府內外皆不之知每日於寢室前問安如生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溫韜初事梁爲許州節度使累官至簡較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於第斬首傳送關下李繼儔潞州節度嗣昭之子也初嗣昭死其子繼韜



以州叛及繼韜伏誅之後詔其兄繼儔赴闕時繼儔  
權知軍府繼韜房中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爲已有  
每日於其房中料選妓妾筭較財物遷延不時上路  
其弟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骨肉之  
情自然傷痛大兄不仁樂禍畧無慟懷二弟併命言  
音尙在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  
死繼達服線麻引數百騎坐於戟門呼曰爲我反乎  
卽令人斬繼儔首投於戟門之內繼達弟繼珂聞其  
亂也募市人千餘攻于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  
啓于城東門至其私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  
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於路隅其一  
小較薛萬金率衆歸於闕下

李繼忠初爲北京皇城使明宗天成三年十月繼忠  
弟姪三人進馬二百五匹金器八百兩銀萬兩家機  
錦百疋白羅三百疋綾三千疋絹三千疋繼忠者故  
昭義帥嗣昭之子少有心疾其母楊夫人自潞州積  
聚百萬輦於并州私第繼韜之叛沒之于官莊宗南  
郊助大半賞給兄繼韜伏法其母又輦及晉者餘百  
兩楊氏卒其弟相州刺史繼能潞府司馬繼襲聞哀  
俱至繼忠等詣官告變繼能繼襲伏法弟姪遂得分



其所聚故有獻

聶嶼明宗時爲起居舍人嶼早依郭崇韜門庭致身  
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廻生涯巨萬嶼爲河東節判  
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於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納  
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  
溫韜等同詔賜死

晉秘瓊初仕後唐爲董溫琪衛內指揮使倚以腹心  
及溫琪爲幽州連帥趙德鈞所奏同赴太原之役軍  
敗沒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  
琪在任貪暴積磁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

留後

李彝殷爲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內指揮拓拔崇  
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  
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  
濟與第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  
謀骨肉之間尚興屠害炤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  
處斬

李鏐初入恒山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繇  
是得進趙王王鎰辟爲從事鎰卒復爲王德明賓客  
德明使鏐聘於唐莊宗鏐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



之狀莊宗嘉之及恒山平以鱗爲霸府支使嘗從容  
請於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  
輩生於恒山稟悖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  
漢馬希萼湖南節度希範弟希廣之庶兄希範卒大  
將等立其母弟希廣繼位希萼自桂州爲朗帥而怒  
希廣擅命始構參商之際漢高祖乾祐中希廣希萼  
交訴於朝廷累降詔命和解之而潛佑希廣於是希  
萼怨望乃依附淮夷未幾率朗人及溪洞羣蠻向長  
沙爲長沙軍所敗三年希萼大合羣蠻再攻長沙陷  
希廣及其妻皆杖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而死

希萼自號楚王武安軍節度使

周王繼弘在晉爲奉國指揮使虜陷中原從虜主至  
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  
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  
遺甚厚倚若戚親又給與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  
漢祖赴維唐英遣使歸漢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  
未廻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  
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  
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已  
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討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弘來



册府元龜 不詳 卷之九百四十三

朝乃授節旄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四

詩曰視民不佻禮曰小人以薄蓋佻薄者前哲之所

戒也淳素既隱道化多缺仁厚之俗替而侮慢之風

長其有搢紳之士簡傲之民忘謹愿之規恣忿躁之

性以嘲玩為辯以陵忤為材譏議人物既忽僚友或

性以嘲玩為辯以陵忤為材譏議人物既忽僚友或

總錄部



劇言而歷詆或顧影而自嘉執屏面以疾驅著岑車以疊曲脫散冠帶怠棄司存踰越典嘗敗亂雅俗以至干白簡之奏陷丹筆之議而不悔焉於戲處其厚而不處其薄者識君子哉

漢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在長安中章臺下街也使御史驅自以便而拊馬便面所以障面蓋之類也

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尹眉嫵嫵音詭北方人謂眉好為有司以奏

敞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帝愛其能弗荷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後漢孔融字文舉為少府融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

虎賁士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袁紹之敗也融與曹公書曰武王

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曹公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後

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時曹公平紹以袁熙妻甄氏賜

五官中郎將即魏文帝也

禰衡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

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

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



何衡云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孔融愛衡才數稱衡於曹公曹公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咨言曹公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

曹公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

吏後至八月朝普天閣試音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緝制作衣岑牟一單絞反小服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曹也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躡躑躅而前

衡擊鼓在淮陽參躡躑躅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嘗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躡躑躅而去至今有漁陽參

提自彌衡始也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提者擊鼓杖也

衡進至曹公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衾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提而去顏色不怍曹公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固宜曹公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曹公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曹公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

大棨杖

杖也音陀活反

坐大營門以杖拄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曹公怒謂融曰彌衡豎



子孤殺之猶雀鼠爾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爾衡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至荊州劉表甚實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詆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祖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伯將出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祖子射徒跪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會小民魏何晏尚大祖女爲駙馬都尉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爲中郎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入兼中書郎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來平蜀彭萊廣漢人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救薦之於太守許靖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於州牧劉璋璋髡鉗萊爲徒隸



李謨為右中郎將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世不能重也

晉阮籍魏末為步兵校尉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母終籍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

退喜第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籍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阮咸為散騎嘗侍咸初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咸曬衣服皆錦

綺燦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潘岳為河陽令負才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武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

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執裴楷轡和嶠刺促不得休

陸玩初為元帝丞相參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

謝綯會稽王驃騎長史重之子也綯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

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涓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中車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爾

王獻之為中書令時郝愔子超有重名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嘗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元愔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

嘉賓

超字嘉賓

不死鼠子敢爾邪

顧愔之初為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愔之於伐過寔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雜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苻朗以前秦青州刺史來降既至揚州風流適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



其忤物傷人皆此類也謝安嘗設讌請之朝士盈坐  
 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睡則令小兒跪而張口  
 既睡而舍出頃復如之  
 宋范泰為光祿大夫時領軍將軍趙倫之性野拙人  
 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  
 力不稱以為見貶泰好戲謂曰司徒公歎必用汝老  
 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第所至倫聞之  
 大喜每載酒肴詣泰

王惠為征虜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遠者傾  
 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第球球問向悉何所見惠曰

覺即時逢小人爾

荀伯子為御史中丞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  
 雜語戲做闔里故以此失清途  
 汎擘為太子詹事性精微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  
 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曰麝  
 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寔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  
 詹藉濕茸松蘇合安息鬱金棕多和羅之屬並破珍  
 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兼唯無  
 助於馨烈乃當彌憎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此類  
 朝士麝本多忌比度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詹



黏濕比沈演之棄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茸松蘇合比慧林道人沈寔易和以自比也謝惠連為彭城王法曹參軍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冠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川府寮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人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自文帝除為廣州所祝增城令

劉瑀為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備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爾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羊志善醫術孝武殷貴妃薨令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謔帝亦愛狎之南齊王瞻宋徐州都督玄謨之子初仕宋為王府參



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  
滿促膝唯會二人彥節外迹雖醉之意甚不悅豫章  
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嘗侯嶷高論武帝時在大牀  
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忽問  
王景文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粉瞻臨卿遂復言他人  
兄耶武帝笑稱嶷小名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  
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譚武帝銜之未嘗形於色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嘗爲永喜太守詣闕跪拜  
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王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  
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廷臣輒已收之高帝

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丘靈鞠爲驍騎將軍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  
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  
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強切如此不持形儀  
唯取笑適又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東還掘顧榮冢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  
僧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張融爲中書郎風止詭越坐嘗危膝行則曳步翹身  
仰首意致甚多隨人同行稽遲不進融與吏部尚書  
何戢善往詣戢設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



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謂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嘗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中摠明觀講敎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間難旣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揚所奏免官尋復職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憚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畢行

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人朝廷皆拭目驚觀之融假東出武帝問融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帝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任帝大笑

謝朓爲尚書吏部郎朓嘗輕江祜爲人祜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祜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祜以爲輕已後祜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祜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翻弄之祜轉不堪於是構而害之



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  
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而赦之

沈瓚之為晉陵令性龔疎好犯太守王亮諱臣欽若  
等曰亮

父名亮不舉遂啓代之瓚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

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苦為飯字當作無敬尊傍夫

為犬傍無敬尊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

履下牀跪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去

劉祥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輕言肆行於朝上

多所貶忽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

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檀超高平金鄉人解褐為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

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

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

下彬為綏建太守性輕險嘗品第禽獸之目云羊性

淫而狠狽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

斥貴勢其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比令僕也

又云鬪斗唯唯羣浮聞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

史謔事也

梁禧縹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未能

自致唯縹獨不達乃與江州刺史陳伯之俱入于魏



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  
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劉孝綽爲祕書監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  
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粲  
等竝被特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及呼騶卒訪道塗聞事繇此多忤於物

張纘爲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  
引爲賓客浮相禮遇及綸作收郢藩規隨從江夏遇  
纘出之湘鎮路繇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座意

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法得陪今宴規尋起  
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  
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爲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  
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陳陳暄義興國山人以落拓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  
調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尙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  
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裏頭袍拂蹀靴至  
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三暄徐步  
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



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侍郎暄素  
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言語不節後王甚親昵  
而輕侮之

後魏胡叟仕宋為梁秦二州刺史叟少聰慧在魏時  
京兆韋祖思多蔑時彥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嘗  
待叟不足聊與溫涼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  
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  
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  
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且述前  
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俗人皆奇

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為笑狎

慕容契濟南王白曜弟之子契輕薄無簡以名家子

擢為中散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為祕書監雅性剛戇好自矜  
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  
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  
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率游人自棄伯度我自  
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

楊儉為北雍州刺史與弟寬皆輕薄無行為流人所

鄙



甄琛為侍中車騎將軍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

裴伯茂為中書郎與宇文忠之同省嘗侮忽之忠之

色黑呼為黑字

李為通直散騎嘗侍父華有八子構其長也次敬

義為光祿大夫次叔向為徐州鎡曹參軍郭浦成

主次幼緒早亡次季循博陵恒山二郡太守次世幹

次雅明兄弟並不脩名行峻暴無禮為時所廢

畢哲為祕書郎諸畢朝不乏榮貴但韓薄不脩為時

所鄙

北齊徐之才初在南齊號為神童陳郡袁昂領丹陽

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

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

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乃特原之後入北為僕射時

詔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

我亦是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繇可活之才聰辯多智

時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

茂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

以小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

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

魏收初為神武晉陽中外府主簿其從叔季景有才



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嘗所欺忽收初赴并頓  
 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  
 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  
 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  
 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嗤翫收忽季景  
 故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昔在雒京輕薄尤甚人號  
 之魏收驚駭蝶文襄曾遊東山飲宴文襄曰魏收恃  
 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  
 理屈已倒遵彥惜字也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  
 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

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空更指  
 斥怡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  
 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  
 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  
 拒終身病之文宣即位除中書令俄兼太子詹事收  
 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為  
 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  
 司馬子如為司空性滑稽不治簡裁言戲穢褻識者  
 非之

李構為譙州刺史時人語宋遊道為獼猴面構嘗因



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徒在門外大好人空自迎接  
為通名稱族第遊仙遊道出見之乃猴而衣帽也將  
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封孝琰為通直散騎嘗侍時祖珽輔政孝琰謂珽曰  
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盧詢祖為築長城子使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  
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

和氏和士開也已見二陸

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那延  
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是未能  
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翻謗毀日

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後周張肅為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

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狎時人比之魏諷

隋盧思道仕北齊為黃門侍郎思道不持操行好輕

侮人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諷之繇是大被笞

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

侯白為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

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

弘退朝白謂素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

下來邪



劉炫為太學博士性躁競頗誹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繇是官途不遂

宇文化及右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繇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唐崔信明太宗貞觀中為秦川令頗蹇傲自伐嘗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繇是為世所譏

杜審言則天登封初以隰城尉預選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試判記謂人口蘇味道必死人間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口吾之文

章合將屈朱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將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駱賓王高宗末為長安尉落拓無行好與薄徒遊

鄧玄挺為中書舍人性俊辯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為口寔

喬琳代宗時為監察御史偶儻疎誕好譁諧侮謔僚列頗無禮簡同院御史畢曜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讎隙

王縉大曆中與元載同為相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做忽載所不悅心希載旨以



言詞凌詬無所忌憚初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媿而侮人如此

顧况德宗貞元初爲著作郎况頗習詩詠而不修簡操宰臣李泌薄其爲人置之散位泌歿後以宿憾權嘲誚之聲爲憲司所劾以故貶秩

陸長源貞元中歷汝州刺史宣武軍司馬性輕佻言談無度又恃微才傲物所在人畏惡之  
孟叔度貞元中爲宣武軍節度董晉判官輕佻好慢易軍人軍人皆惡之

溫廷筠宣宗大中初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前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滄之徒相與酣飲終日繇是累年不第

梁羅隱唐末舉進士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兩浙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隱戲爲詩言鏐徵時騎牛操槌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後唐馬郁唐末爲幽州刀筆小吏少負文藝節度使李全忠子威曾問其年郁曰弱冠後兩周星歲傲形于色後威繼父爲帥首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



星歲郁但頓頽謝罪成曰如子之事吾平生之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後爲莊宗太原副留守郁初與同幕王緘皆事燕王劉仁恭郁本府名位先達緘學術雖優然才性梗滯居燕時職官未達故郁在河東稠人廣衆之中願指緘有所請謁呼王緘而已嘗閱所爲文因謂之曰孰知王緘中道有言語得無異乎

盧程初爲莊宗河東推官性謙驕誕浮薄自矜篤厚君子多所惡焉外恭內狠好幸人災同光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梁將王彥章陷我德勝寨羣情恟

惘內外蹶然帝於揚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曾給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帝與羣官論士族或曰良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

劉岳爲吏部侍郎時馮道初入中書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



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散騎嘗侍

晉孔崇弱為散騎嘗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人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多從貞舉人狹斜之遊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百九十五

巧宦

附勢

朋黨

巧宦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知君子之仕也先勞後祿輔國庇民率履不乖富貴自至小人



之心也則異於是不顧其行不信其言阿諛便辟僥倖險詖以巧宦為臧謀以繇徑為得路憑疵附贅託勢權門懷金輦璧買交貴室期於滿欲了無愧恥既以此得亦以此敗負乘覆餗不謂不幸云爾

漢段宏濮陽人始事蓋侯信

景帝王后兄也

信任宏

任保舉也

官

亦再至九卿

司馬安汲黯姊子也亦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張湯杜陵人也初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嘗繫長

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貴人給事

內史後為廷尉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造至詣也請謁也造音七

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公孫弘數稱其美

陳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脩潔然善事人贈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

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帝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



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陳咸萬年子也為南陽太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

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

後漢史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

魏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年

十六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津

乃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

見識焉後歷右職

劉頴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循人事不廢

於世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越

獲譏

宋何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元凶弒立其子偃為侍中

掌詔誥居門下父子竝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

偃善攝機宐曲得時譽會文帝即位任遇無改

南齊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為小吏

歷齊幹扶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法亮憂懼因

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為

兖州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



李安民武帝永明中自撫軍將軍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梁任昉齊明帝建武中仕不過列較東昏永元中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宐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宋季雅爲南康太守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闢人少之弗爲通疆之及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

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武將軍衡州刺史孫廉謙之從子也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後魏侯天盛與散騎嘗侍趙修鄰居宣武爲修增邑



舍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皆賂入其地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鄧羨孝明時胡太后臨朝為黃門侍郎封安陽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焉羨又行貨於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裴林光南司州刺史颺之子頗有學善事權門孝明時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

席景通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又父繼又為司空乃引

景通為掾

趙雋之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劉騰養息賂遺穰門頻歷顯官而卒

鄭雲為濮陽太守納賄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

宋穎為魏郡太守納貨劉騰言之於領軍元叉以穎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畢義暢孝明時襲南城縣男傾巧無事業善通時要歷郎中尚書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將軍通直散騎嘗侍坐事伏法



北齊敬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賂執事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畢義雲為司徒左長史時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李焯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潯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嘗隨之聽講為此款密無所不至唐薛曜中書令元超之子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仙正諫大夫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私鑄錢百萬以遺武

三思擢為侍御史遷中書舍人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許附之繇是中宗遇湜甚厚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唐休璟神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休璟年方雖衰進取彌銳時宮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議譏之趙彥昭睿宗景雲初白潞州刺史除歸州刺史先是巫媼趙氏昵於韋庶人得封為隴西夫人與彥昭鄰



居因附焉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疏故貶官  
康廉本商胡玄宗天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  
官至將軍肅宗上元二年上表請用私財簡軼山南  
一道驛朝廷以救弊許之仍加侍御史  
呂諲天寶末爲哥舒翰判官肅宗册立於靈武諲馳  
赴行在帝深遇之朱光輝李遵在君之側皆希旨論  
其善諲亦屈已事光輝遵等故驟拜御史中丞進奏  
無不允從

庾準嘗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  
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  
以柔媚自進旣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

黎幹戎州人代宗時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  
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少尹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爲理  
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曆二年改刑部  
侍郎

盧憇代宗時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人  
爲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憇無學術然善事權  
要

嚴綬德宗時爲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劉贊卒綬領  
軍府資用進奉無幾徵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



自綬始

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澧州刺史  
延英辭曰景儉時有中助因盛言已屈退及月華門  
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未一月拜諫議大夫  
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太府司農卿鄜坊觀  
察使入爲京兆尹復領大司農及兼掌錢穀供饋之  
事皆粗有勞績然善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且之  
稱

王潛自陝州左司馬劔彭二州刺史遷將作監輸賄  
權倖拜涇原節度使

鄭權爲工部尙書然以家多僕媵奉入寡薄尋繇他  
徑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李德裕憲宗時爲太原府司錄參軍時謂監軍李國  
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闔乎國澄曰豈  
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關國  
澄初未爲信及至關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爲中人  
所稱

元稹初爲荆南士曹爲監軍崔潭峻所禮居無何召  
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  
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



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許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薛平敬宗寶曆初自簡較左僕射兼戶部尚書除爲簡較司空充河中節度觀察等使平理青齊有政績時論方洽及是進絹萬匹旋有此拜議者甚惜之舒元興爲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潯相結納太和末訓居中用事亟加遷擢自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爲權知御史中丞

後唐袁象先朱溫之甥也爲宋州節度使莊宗旣平梁汴象先厚以賂遺於權貴劉皇后及闖徒因而恩寵隆異賜姓名李紹安復爲宋州節度使

孔謙魏州之幹吏自天祐十二年莊宗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算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

漢劉景巖初仕後唐爲丹州刺史家富於財能交結豪右

附勢

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傳曰同惡相求其如市賈



蓋風頽俗靡之弊興輕進患失之機熟苟異遠圖必  
 喻於利遂乃趨浮薄之路飾僂倪之姿忘乎廉恥之  
 規與彼比周之效或相與引重得其歡心諂媚兼資  
 奔競不已雖獲譏於當世而自得於心術至於假寵  
 以貪殘傾意以傳會榮利是視志氣自滿其或寵賂  
 彰矣顛仆隨之雖欲自全末繇也已故有屑屑無愧  
 施施自矜者焉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謂是夫  
 廉頗為趙將免歸長平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  
 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

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漢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  
 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得官爵

張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領身  
 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及列九卿收接  
 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陽以道義  
 為交非其中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湯位至御史大  
 夫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初受業於京師京兆



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後爲蜀郡太守而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

荀緄者或之父也中嘗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緄慕衡勢爲或娶之爲論者所譏或官至守尚書

魏何晏文帝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

文欽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宐撫邊求免官治罪繇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

之不洽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

王思爲吏雖煩碎而曉練文書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官至九卿

晉石崇爲衛尉時賈謐以賈后之勢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謐崇與歐陽建滎陽潘居吳國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鄆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瞻太原郭彰高陽



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璵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與焉

劉琨為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

中郎倫子琇

音

郎琨妹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

所委任及篡琇為皇太子琨為琇詹事

王雅既貴盛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嘗數百而善應接

傾心禮之孝武世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

騎甚眾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

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

中詔用雅眾遂赴雅焉

宋顏師伯孝武初鎮徐州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

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師伯因求伏

節乃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

主履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與劉斌孔喬季等並有異志履叔球為吏

部尚書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

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為從事中郎太

祖甚銜之及湛之誅其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

先溫酒與之謂曰嘗日語汝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

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齊帝以球故履



得免死廢家

南齊李安民爲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梁王亮齊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左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附麗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聽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視

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

後魏長孫稚爲太嘗卿右將軍孝明時候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寵任旣隆而江陽王繼及稚皆以女妻剛子剛爲元乂所厚故稚驟得轉進

穆建爲直閣將軍兼武衛建妻爾朱榮之妹嘗依附榮榮入雒之後除鎮東將軍

劉廞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輔廞皆與其子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後爲國子祭酒兼都官尚書



王翊字士遊爲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  
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

郭逸以一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括  
太武時親用寵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

高聰爲并州刺史在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  
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高肇每以宗私相  
援事得寢緩

劉藻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  
啟爲郎中令襲子爵

張烈河東武城人孝明時爲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  
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  
故義之懷遂相詒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馮元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  
於顯召爲簡較御史後爲元乂所知元興世寒因乂  
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  
叱列延慶爾朱世隆之姊婿也爲嘗州刺史前廢帝  
普太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嘗侍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

于暉字宣明爲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爾朱榮所親  
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尙書僕射東



南道行臺

徐紇與鄭儼俱爲舍人儼得幸於靈太后以紇有智  
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  
勢動內外城陽王徽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  
崔林少而謙退事後母孝謹及爲司馬尚書子仲文  
納丞相高陽王雍第二女妻領軍元叉子祕書郎雅  
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籍同  
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  
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  
邵氏休不欲乃違其母而以妻叉子議者非之

鄭義爲中山王獻傳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  
歸遂槃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  
中書令

中山王英子熙旣襲爵累遷光祿勳領軍于忠執政  
熙忠之壻也故歲中縣遷

北齊許惇少純直晚更浮動初齊朝體式本州大中  
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  
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  
之惇仕至尚書右僕射

源文宗爲祕書監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



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

和士開稟性庸鄙不關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上開後至尚書令

後周賀蘭祥爲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

唐封德彝隋煬帝初爲舍人而不被用見虞基幸於

煬帝而基不閑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彝又託附之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知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濬文深詆策勳行賞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亂皆德彝之所爲也

丘和初仕隋爲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旨罪拜代州刺史

劉義節爲少府監性明慧有幹理家富於財善附會勢要



李迥秀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繇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

黎幹為京兆尹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舍威天憲在舌幹寫心佞事動必求媚每期

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之餼傾府吏以辦之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以官在權要諸子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失禮之中

裴冕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尋貶為施州

刺史初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

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為州

官潛結輔國後烜為中書舍人得罪貶嶺南冕乃連

坐焉

房式宰相瑄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為從事

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

除忠州刺史

于頔為太府卿京兆尹好任機數專候權要朝列中

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載親暱之及載得

罪後出為鄭州

韓泰為左右神策京西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順宗永

禎元年貶撫州刺史及司封郎中韓日華貶池州刺



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貶柳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貶連州刺史皆以善於王叔文坐責出守

韋執誼與王叔文同爲翰林學士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爲畫像贊帝令太子賜執誼緜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侂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

杜兼爲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拜正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

王鈞自言太原人後爲太原節度使約附太原王鐸爲從子以婚閹自炫翅子弟多附鏐以致名官

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孫頗覽前史詳其成敗以王霸之略爲已任韋執誼王叔文師重之嘗二人竊政景儉居母喪故不及禍竇羣爲御史中丞引爲監察御史及羣以罪出官景儉坐貶江陵戶曹

韋顛爲吏部侍郎累歷臺省自元和已來居相位若裴垵李絳崔羣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嘗稱有望及李逢吉以朋黨專政柄而顛之跡尤密頗爲時人所譏



梁盧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嘗善待損琪有女弟眇  
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聞其眇納之  
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

後唐鄭珏少依河南尹張全義初爲集賢較理昭宗  
幸維陽珏爲監察御史朱溫革命於汴州改左補闕  
起居郎張衍爲諫議大夫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後  
進推服復以全義之門人權要獎遇之召入翰林爲  
學士歷考功員外郎右司郎中皆知制誥正授舍人  
翰林承旨轉禮部侍郎珏自成名至昇朝掌翰墨皆  
全義爲之提挈

朱洪實爲馬軍都指揮使時朱弘昭爲樞密使勢  
尤盛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

崔協明宗天成初爲太嘗卿判尙書銓時孔循任事  
因其門人求爲輔相二年正月七日成命將出任圓  
言於執政曰園比無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  
會俾待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協雖爲  
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園孔循忿其言拂  
衣而出稱疾不朝者數日帝俾重誨諭之方人翌日  
降制拜平章事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前不  
同於已者思騁其欲鋒鋦露見多爲近侍所沮



晉史圭為博陸令嘗結交要人李藹藹得罪有圭所獻遺籤目在焉繇是善譽稍減

朋黨

夫同惡相濟譬諸市賈阿黨為比謂之小人蓋蕭艾之一猶而風俗之競扇鮮仁從類苟利成交引用以彙征結納而膠固澆薄之態萬狀姦詐之萌百端矯激以陳言便佞而抗志抵冒以求勝締構而許心互推所長罔極其弊親之如兄弟合之若符節恩樹私室志傾重柄借譽以希大用與讒以攄宿憤簡附繇徑實頗有徒古君子大為之防無使滋蔓者謂此物

也夫

漢灌夫武帝時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鄉相

侍中賓客益衰

以夫居家而鄉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在也

及魏

其侯寶嬰失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格生平慕之後

棄之者

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

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部為根格

夫亦

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相牽引而致於尊重

也為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

賈捐之字君房元帝時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才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



謂興曰京兆尹缺見言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

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瘡勝也薛廣臨為御史大夫瘡與愈同我易

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於天下最為精妙爾使君房為尙

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蘭為

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

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許嘉也期思侯竝可

為諸曹期思侯當是貴赫之後嗣也而素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

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宐受事宦者不宐入宗

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莫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

鼎音釘言顯且欲貴矣方且是也讀如今字帝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

也第但且與合意即將入矣捐之即興與其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

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言自公庭

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宐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

其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

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顏回閔子

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

令吏民敬鄉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

仲舒進譚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汲黯方直故世



謂之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

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

不回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可試守京兆

石顯聞知白之帝迺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

禁與顯其雜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帝語相風更相

薦譽風讀曰諷更音工衛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

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

我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

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偽辯言不可誠質學于

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

此者皆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

鉗為城旦

華陰守丞嘉史失其姓元帝時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

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右在止也不可不選平陵

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

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

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民不靜矣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

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

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



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  
 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貢禹  
 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  
 知而嘉猥稱雲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宐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  
 之

朱雲字子游元帝時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與五鹿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少年  
 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  
 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不能有所前卻也周書君奭  
 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

脩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宐生泰顛南而咸數毀  
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以此為言也

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風讀曰諷羣臣朝見帝  
 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無狀無善狀也時

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  
 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立成

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發其事奏咸宿衛  
 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泄漏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

欲令自下治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命罪  
下中丞故云自下治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吏捕之於是下咸雲獄滅

罪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



谷永初自託於大將軍王鳳擢為光祿大夫善言從  
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帝身與後宮  
而已黨於王氏成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息夫躬少為博士弟子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  
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

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為太守免

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名待詔後躬寵廼與中郎右

師譚因中嘗侍宋弘上書誣告東平王後皆封侯

何武為前將軍哀帝末太后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  
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

丁傅辟讀曰避眾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

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

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幾銀依反今孝成孝哀比無嗣比類也方當

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宐令異姓大臣持權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錯謂問親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

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風有司劾奏武

公孫祿互相稱舉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

後漢耿秉封美陽侯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

黨國除



周福字仲進其陵人初桓帝爲蠶吾侯受學於福及  
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字伯武有  
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  
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  
繇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全寄左軍師宗之次子與吳安孫奇楊竺等陰附  
魯王霸圖危太子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  
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也初大帝立和爲  
太子霸爲魯王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  
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嘗顧譚驃騎將軍

朱據會稽太守滕裔大都督施績尙書丁密奉禮而  
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太司馬  
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  
將軍大臣舉國中分

晉虞預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  
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  
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  
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  
蜂至一旦蹉跌衆鼓交鳴亮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  
人之明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



退後太守庾琛命為主簿

宋徐珮之為丹陽尹司空羨之兄子少帝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

劉湛為領軍將軍與尚書僕射殷景仁猜隙漸生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迴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遠往謝湛曰老父停耄

遂就殷鐵

景仁字

干祿繇敬文聞淺上負生成合門慙

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情如此

北齊畢義雲以依附高元海為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赴本州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在州先有鏡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真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

鄭願字子默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



道復舊濟南王欽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嘗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情相埒

唐郃說德宗時爲太子詹事與御史大夫嚴郢厚善建中末郢初得罪說勸太尉朱泚抗疏申其寃說爲草其奏帝知之故貶說歸州刺史

竇羣憲宗元和中爲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未幾拜御史中丞後與李溫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事中裴垪及垪爲相貶爲黔中觀察舒元輿爲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結納及訓居中用事元輿亟加遷擢

楊虞卿爲京兆尹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奸利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名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昇沈取捨出其口吻宰相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會京師有訛言文宗聞之不悅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繇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煽於都下帝怒收虞卿下獄再貶虔州司戶



